

奋斗·青春

再回阿相比拉

■李国涛

“我走前面探路，你们拽住绳子！”营长杨祥国把攀登绳的一头系在自己腰间，另一头交给战友，手拿工兵锹一点“杀”出一条雪路。

巡逻队伍遭遇雪崩，大大小小的雪球从山上滚落。沿着杨营长开辟的道路，我小心翼翼地向前，突然一脚冲进雪窟窿……

猛地惊醒，我擦擦额头的汗珠，原来是一场梦。回味梦中场景，与自己第一次踏上阿相比拉巡逻路十分相似。雪崩阻路，杨祥国第一个跳进雪堆开路，只不过那时他还是营长。

不知多少次，我梦回阿相比拉。

阿相比拉，在西藏珞巴语中意为“魔鬼都不愿去的地方”。这条巡逻路悬挂于绝壁之上，一路上雨雪不定，官兵们需负重70多斤攀行2天1夜，途经10余条冰河，26处崖壁需架设悬梯。刀背山、一线天、绝望坡……这些地名惊悚而又形象。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负责该巡逻路的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六连，先后有战士罗国稳、古怒牺牲于此。

由于工作需要，我在亲历阿相比拉之前，便对其格外关注，通过身边人的讲述，记录着巡逻官兵的壮举。可那时，阿相比拉在我的笔下很模糊。翻刀背山、攀绝望坡、过独木桥、涉激流、爬悬梯、遇雪崩、闯暗冰……千瘁的语言写不出那份荡气回肠。

经历过，感受过，才更有发言权。于是乎，征战“魔鬼之城”，我朝思暮想。机会终于盼来。2017年3月底，我有幸作为巡逻队伍的一员出征阿相比拉。我为圆梦而来，可六连官兵似乎并不看好，对我能否负重爬坡上坎持怀疑态度。一名战友偷偷告诉我，过去有人在巡逻途中体力透支，抱着大树号啕大哭。

出发前，带队的时任团政治工作处主任罗长虹再次关切地询问：“能不能走下来？”自诩体能还行的我，微微一笑，表示肯定。

我的信心源自在这之前的巡逻体验，那是另一个边防连队的巡逻路，我跟随队伍轻松地走完全程。当然，那条巡逻路来回只需半天时间。

阿相比拉初体验，兴奋大于疲惫。我感觉沿途都是素材，手中的照相机“咔嚓”“咔嚓”响个不停，摄像机也随时保持“战斗”状态。官兵们攀绝壁，我拍；爬悬梯，我也拍，像猴儿一样上蹿下跳，跑前跑后。见我打了鸡血一样，罗主任看在眼里急在心里：“小李，后面的路还长着呢，注意分配体能。”

我仍旧我行我素，只是脚步明显慢了下来，喘气的频率逐渐加快。行至一处溪流，我脚底打滑，一屁股坐进水里，冰冷刺骨的感觉迅速蔓延至全身。鞋子进水后“呼哧呼哧”作响，使本不轻快的步子更加沉重，很快右脚打起血泡，反复摩擦后，血泡破裂，肉和袜子粘在一起，那叫一个疼。这时，我才意识到，自己有些过分自信了。

途中休息，我发现随队巡逻的2只狗只剩下1只。“大黄”趴在地上，和我一样大口喘着粗气，战友喂它牦牛肉干它却毫无反应。“‘小黑’去哪儿了？”我嘴里艰难吐出问号。“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”时任指导员张晓斌用右手指着雪山。言外之意，“小黑”走了。

原来，途经一处长悬梯时，“大黄”站在悬梯前望而却步吠叫不止，战士胡玺乾见状，将它揽入怀中，抱着过了梯。而“小黑”自作聪明另辟蹊径，从山上绕行，于是就不见了踪影。

后来听六连的战友说，“小黑”再也没有回来，或许它已经光荣了。“小黑”憨憨的模样时常闯进我的梦乡，它的“出现”频率堪比那个盐焗鸡腿。

到了巡逻终点，展开五星红旗，宣示主权完毕，我一下子瘫坐在地，额头上析出大量白色颗粒状的东西。经验告诉我罗主任，我走脱水了，他随即从挎包里掏出一个盐焗鸡腿递给我。见我

狼吞虎咽，他一个劲儿地说：“慢点吃，别噎着……”

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鸡腿。不一会儿，我便“满血复活”了。2天1夜，我走完全程，并无多少波澜，只是巡逻归来，我的双腿酸疼难忍，平时只需5秒钟的下楼时间，陡然增加到2分钟。每一梯，撕心裂肺。

相比之下，同事黄冠的阿相比拉之旅，称得上是有惊无险。他是今年3月底，主动请缨出征的。他的巡逻体会是——从鬼门关走了一遭。形象的比喻并不夸张。

此番巡逻，黄冠与死神擦肩是在刀背山。刀背横样的巨石镶嵌在绝壁之上，身边是万丈悬崖，最窄处只容得下一只脚，官兵必须借助攀岩绳而上。攀爬过程中，尽管黄冠小心翼翼，可危险还是不期而遇。雨后的刀背山像抹了油一般，他一脚踩滑，身体后仰，差点坠入幽谷，幸亏一旁的战友及时拉住，才化险为夷。

挨到屋顶，黄冠惊魂未定。“好险，不然掉下去三天三夜都不见得能把你找回来。”“身经百战”造就了六连指导员岳母科的风轻云淡。巡逻遇险，他亲历得太多太多：有一次，战士李守杰过独木桥时，一个趔趄摔倒，一下子骑坐在独木上，桥下深谷幽幽、激流拍岸，让在场所有人都惊出一身冷汗；还有一次，下士杜富强攀爬悬梯时，由于长时间的负重攀行，他头晕了几秒，好在他下意识抓住梯子，才避免了悲剧发生……

我的第一次冒险之旅，并不完美。拷贝照片和视频时，由于一时疏忽大意，移动硬盘中毒，资料全部丢失，虽请高手帮忙恢复，却是徒劳。

失去照片视频资料的我陷入深深自责。一同事知悉，送来安慰，“比起失去的，我相信你收获的更多”。

同事言之有理。从那以后，阿相比拉在我脚下，从模糊变得清晰。亲历过巡逻战友的互帮互助，看见过张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准备下一次冲锋

■蓝帆

这个夜晚
我看见银河举行盛典
星星争先恐后地发言
嫦娥在庄重俯瞰大地
眉毛笑得如同一轮弯月
于是，我侧耳倾听——

长江奔腾壮美的史诗
黄河澎湃激昂的豪情
日月星光在为逆行勇士点赞
秀美山川正向彩绘天使致敬

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刚刚收兵
一场惊天动地的搏斗刚刚打赢
伟大祖国又一次经受过危难洗礼
人民军队再一次践行敢打必胜

这个夜晚
我看见汉水在涨潮
那是江城人民感激的泪水激荡
黑夜遮不住黎明
阳光会融化冰雪
山河改道挥不动爱的力量
于是我举目回望——

晓斌的脖子被山虱子蜇出的大疙瘩，见证过“巡逻王”杨祥国长年负重带来的遍体鳞伤，感受过自己超越生理极限走完全程的自豪感……那感觉，真是带劲儿！

仔细一品，我最大的收获是融入六连。

在连队有这么一句话，没走过巡逻路，算不上真正的六连人。照此标准，我也算六连的一分子了，至少顶半个六连人。巡逻归来，六连官兵真把我当成了“自己人”。

可是，丢失照片和视频的遗憾一直挥之不去。心有不甘的我暗暗发誓：失去的，一定要把它找回来。

2019年1月，我再次踏上阿相比拉的征程。那一次，任务特殊，2天1夜缩减到1天。早上6点，夜色如墨，巡逻队伍换挡提速、马不停蹄。有了第一次的经历，这一次虽然与时间赛跑，我却走得相对轻松，哪里需要重点拍摄，哪里需要快速前进，我都做了提前规划。

巡逻队伍里，上等兵匡扬武年纪最小，身为“00后”的他已是第4次勇闯“魔鬼之城”。由于巡逻名额有限，他私下找到连长秦新树请求参加，巡逻第二天就是他的18岁生日，他想让自己的成人礼更有意义。午餐时间，秦连长提议给小匡过生日。大家同唱生日歌时，我赶紧用摄像机记录下这简单而又隆重的时刻。透过镜头，我分明看见匡扬武眼眶里有泪花在打转。

当晚8时许，我跟随巡逻队伍返回营区，带回了大量的视频图片资料。

得知我再走阿相比拉巡逻路，一位已经退役的老兵打来电话，话语关切：“以后能不能走，就不要走了。”他走过阿相比拉，对其中的艰险深有体会。我明白他的良苦用心，只是阿相比拉对我的诱惑实在太大了，那山、那路、那群人已深深刻进了我的脑海，我还期待着再一次和战友们一起出征……

山川看见了
家园破碎是你们用筋骨支撑
河流看见了
洪水劫掠是你们用身躯固守
春风看见了
病毒肆虐是你们用生命护佑

东湖月湖歌唱迷彩最美逆行
龟蛇山致敬将士威武军容
噢 快听啊
五湖四海在回声
我们枕戈待旦
随时准备下一次冲锋

流星

■赵玉亮

那是我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思考
在深夜里默然而停

像一行闪电般的豪情
写入长空
似一串流星般的壮志
擦亮繁星

和平的日子
我会像一株挺拔的橄榄树
随风摇曳着温馨和安宁
而战争一旦打响
我便是一颗呼啸的子弹
把一切阻挡和平的障碍扫平

征文启事

青春是奋斗最美丽的底色，奋斗是青春最无悔的选择。在强军征程上，新一代军人不负韶华、建功军营，奏响一曲曲激昂的乐章，留下一行行坚实的足迹，他们奋斗的青春是我们身边最美丽的风景。

着眼记录强军实践、抒写军旅情怀，本报长征副刊从即日起举办“奋斗·

青春”文学征文活动，欢迎广大读者拿起手中的笔，以报告文学、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体裁，也可采取训练日记、微信家书、军旅格言等形式，记录你和你的战友在强军路上逐梦青春、成长奋进的感人事迹、壮志情怀和心路历程。来稿请投 czfk81@126.com。优秀作品将在《解放军报》刊发，并结集出版。

★ 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和年轻的战友聊天，他们问我的偶像是谁，这个问题让我陷入回忆之中。

人人心中都有偶像，我也一样。记得上初中时，我崇拜我的英语老师王悦民。他不但英语课教得好，吹、拉、弹、唱、谱曲、书法、绘画也样样在行。读高中时，我崇拜过我的数学老师郭兰栋。他知识渊博，不但教我们数学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，似乎没有他不知道的。

1978年入伍到部队之后，我所在的安徽省军区独立六团七连驻守在安徽阜阳郊区，距团部两百多公里，担负安徽省第一监狱的看押任务。在这样一个远离上级和城市、近乎封闭的军营里，我们练兵习武、保家卫国的热情却丝毫不受影响，连队出现了一批在全团都拔尖的军事训练标兵。

新兵下连后，连队又单独给我们设立了一个新兵排，集中在三号岗楼下，进行为期两周的训练。新兵排队长华新远成了我下连后的第一个偶像。他是江苏人，个子不高，浓眉大眼，长得圆乎乎的，按说这样的体形不能算作标准的军人身材，但他每天军容严整，表情严肃，身上的军装也总是收拾得有棱有角、干干净净，显得倍儿精神。我崇拜的不仅是华排长的外在形象，还有他的内在气质。教我们走队列时，他一步一动，有板有眼，言简意赅，绝不拖泥带水。

我们新兵分到班里不久，老连长调走了，团里又任命了一位新连长。新连长上任那天，全体官兵全副武装列队，听指导员袁同海在队前宣布命令。

宣布完命令，指导员给我们简单介绍了新连长的个人情况。他叫张学军，是独立团黑虎山训练基地的射击教员，说他打靶百发百中，指哪打哪，打过的子弹可以用车拉。

听到指导员的介绍，我对新来的连长肃然起敬。我入伍之后只打过5发子弹，而张连长打的子弹可以用车拉。这样的军人如果上了战场，敌人一定会闻风丧胆。以前只在书中读到过神枪手，现在将要在神枪手连长的带领下苦练杀敌本领，我心中那种自豪感油然而生，仿佛自己也将要成为一名神枪手了。

张连长一米七八的个头，英俊、精干，白皙的面庞上，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。他看起来并不严肃，反而言笑之间常带着股喜庆劲儿。我从没见过他批评人，他平时的一举一动，展现给我们的是军事素养很高的军人形象。只要他在场，我们是又敬又怕，除了因为他是一连之长，我想大家和我一样，心中都藏着对他过硬军事素质的敬佩。

张连长后来是在团职岗位上转业到地方工作的，现在已是70高龄的人了，从他身上仍能看出当年的挺拔英姿。

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偶像不尽相同，一般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领军的人物。当兵在连队，大家你争我赶，都不愿落于人后，而部队最崇尚的是军事训练尖子。

在我们的军事训练课目中，投掷手榴弹一直是我的弱项，除了臂力不足，还有发力时总是运用不好正确的投掷姿势。我在五班时，班里有个比我早入伍几个月的同年兵，名字叫洪刚。洪刚长得五大三粗，他有一个绝招就是投弹，随手一投就是50米开外，让我羡慕不已。于是他就成了离我最近的偶像。

为了练好投弹，我多次请教洪刚，他也很热心地辅导我，但他的办法用到我身上，效果始终不明显。后来发现，他投

我的青春偶像

■张国领

弹虽有技巧，但更多的是靠力量。虽然找出了原因，可这并没有影响我对他的崇拜。

当你崇拜一个人的时候，会觉得他干什么都是有力量的。洪刚爱吹笛子，常吹的曲子是《九九艳阳天》，那是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中的主题曲。我不懂音乐，但当时觉得他吹得和电影中一样好听。

我训练中还有一个弱项，就是军体训练，特别是单杠，一直没超过第三练习，正当我为停滞不前而犯愁时，连队来了一位老兵，叫王其军。他是从团教导队下来的军体尖子，他到连队之后，摆出的姿态就是训练第一人。

平时我们在上杠之前，为了防滑，都是在军装上把手汗擦一擦，有的干脆从地上抓一把尘土当防滑粉，而王其军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类似于手套的防滑套，往手掌上一戴，把上面的橡胶，牢牢地扣在手腕上。他上杠就直接开始做第五练习，做完一整套之后，意犹未尽，又做了一套在世界体操大赛上才能看到的大回环动作。那一刻，身材壮实的王其军，像一只轻盈的飞燕，在单杠上翻飞自如。从那一刻起，王其军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单杠尖子，让我崇拜得五体投地。

崇拜他的不只我一个，他在连队带起了一股军体旋风。连里有个我的同年兵叫潘小华，在王其军的带动下，苦练单双杠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竟也可以在单杠上做大回环的动作，于是我心中又多了一个崇拜的偶像。

偶像越多，压力越大，动力也就越大。有身边的这些偶像当标杆，我的训练成绩也提高得很快。

遗憾的是，正当我攒足了劲准备当军事标兵时，连队接到了调防的命令，从原来执勤的半训分队调到合肥郊区巢湖农场，担负起了农业生产的任务。原来执勤时每天还有半天训练时间，自到农场后，训练的基本课目就彻底从课程表上消失了。

我看到我崇拜的偶像们，很快把经过汗水洗礼练就的军事技能化作为了稻田里的生产力，化作了金灿灿的丰收。

不久后，我作为一名新闻写作骨干被调进了团政治处报道组。虽然放下了枪，握起了笔杆子，但我在连队时曾崇拜过的偶像们，直到今天，仍以优秀军人的形象印在我脑海里，被我深深崇拜着，没有随岁月的变迁而减弱。

乘风破浪(中国画)

李冬作

长征

第4845期

文学
作品